

●老故事●

马帮

曹保明



吉林大学出版社

·老故事·

马 帮

曹保明

吉林大学出版社

老故事
马 帮
曹保明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赵洪波

封面设计：郭宇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长春市二道区春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8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6 千字

印数：1—4 000

ISBN7-5601-2287-6/1·108

定价：12.00 元

序 言

人类已经走过了自己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世纪的到来,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要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复兴,这期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发展离不开人类对自己生存岁月和历程的总结与回顾。“老故事丛书”将以老故事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人类所经历过的伟大而重要的历史阶段。

用故事的方式来总结历史往往会使历史更加生动和具体,这是因为故事乃浓缩的人生。当文化凝聚成故事时,它已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流传上百上千年了。人们认可故事,记住它并传承它,这就说明了故事本身的生命力。故事是有生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或传说,从远古流传至今,使人不能忘怀,使一个民族不能忘怀,而且还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传承,说明故事有自己的顽强的生命力。而故事的生命力就是一种美。人类生存的空间世界其实是被美所统治着的,是人的一个个具体的美构成了整个世界和生存空间的整体的美,同时又说明了是人的美德使故事获得了一种生命。就像地上的草和树木,它从诞生到死亡,就是向人类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史,也是在展示着自己的力量。那些流传越久远的故事其生命力越强,越不会死亡,并一代代地传下去。

故事生命史不是人的生命史,而是一种文化自身的张力,是人类研究这种文化传承特点和体会的总结。当然在分析这些故事的结构和生命之中将是通过解剖文化

形态来表述文化形成历程的,当然也就是人类的生存史和民族的发展史,因为厚重的文化和历史往往具体地凝聚在一个世代流传的故事之中。“老故事丛书”所讲述的又都是我自身搜集和体会来的人类维系生存的重要生存经历,这也许是本丛书的价值和珍贵之处。20多年前,我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调往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职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我多次进深山下乡村去找那些上年纪的老人搜集民间故事和各民族民俗风情时我惊奇地发现,讲述人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往往对自己当年所从事的行业也滔滔不绝地进行叙述。听时不能打断对方的讲话。而他们描述自己干什么行业的那一段段经历,一个个故事,往往又十分的精彩,特别是对北方地域民俗风情的介绍和对一些奇特行业的体会和了解,往往产生出许多我们所采访的故事本身所要获得而又获得不到的价值。如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语言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的表述方式;特殊行业生活的秘密;这些奇特行业形成的原因;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传奇经历,等等。而这些往往是讲述人描述时所最为精彩的部分。于是我想,能否把这些“文化”归结在一起,写出一套有独特意味儿的地域行业文化丛书?

从那时开始,我便一头扎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无尽的大海,向着那遥远而又十分光明的彼岸游去。开始时的具体工作并不费劲,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人类千百年来的知识积累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当一进入具体的写作阶段,才发现自己掌握的生动知识是多么有限。我不想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我想通过我的切身体会,把我的感受和亲身调查的结果告诉给人们。我想改变从前的书的写法,真正让读者和我一样去感受生活所给予的感动,于是我决定亲自去体察土匪、马

帮、妓女、淘金、狩猎、木帮、乞丐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写作。

其实，行业集团的生成和存在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要了解这些集团和集团的人物，就必须接触这些具体从事此行业活动的当事人或重要的行业传承人。而由于这些行业几乎都属于一种特殊的或神秘的地域性行业，就是在20多年前，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或苍老不堪，这就使调查工作产生了许多难度，但这同时又增加了我要把这项工程很好完成的决心和兴趣。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这项研究方面来了。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我都不在家过，就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八月十五”，我都不在家过，而是告别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一个人背上行李，远走他乡，到敬老院、大车店，去和那些过去当过土匪、乞丐、妓女、马贼的人物和一些知道从前历史的孤寡老人一块生活，听他（她）们讲叙从前一个个特殊行业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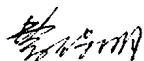
为了采写行帮的故事，我和许多活着的土匪老汉在一起生活，一起过年，上山和进林子；我和狩猎人一块进山打猎；我和淘金人一块去淘金，下矿井。有一次在辉南的香炉碗子金矿，我差点让煤烟子熏死，经过矿工的抢救，才得以生存；我和木帮们一块去放排，在鸭绿江上的“门坎子哨口”，我一下子滑进江里，是好心的木把将我救起。许多危险和苦难的经历，我不对妻子和儿子讲，怕他们惦记我，而我的巨大的收获也与日俱增，我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土匪马贼、妓女乞丐、淘金狩猎、木帮马帮、烟麻驿道、吹鼓扎彩等等奇特行帮生活的故事，而这，就为今天这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吉林大学是我的母校，他们决定让我推出这套“老故事丛书”，我想他们是

有慧眼的，而我也想，读者也会觉得此书的分量。

这套丛书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是将故事和研究融合在一起，让调查和故事，让具体和综合分析掺杂在一起，来展示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最深的深度，真正的科学内涵、宝贵的文化资源是这套丛书所独具的特色。故事选择的是每个行帮之中独特并长久流传的文化形态；每一种行帮生存的独特文化，又往往通过分析和故事来丰富和完成，这就是集资料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给人以具体和新鲜的感觉。

这些故事的获得完全是我亲身从当事人的口中或当事人的亲属、后代或一个行帮的重要的传承人口中所得，其生动和可靠性是可想而知的。调查和了解一种文化史，要尊重被了解人，这是调查者的一种品质。调查者的品质越高，所获资料越真。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品质是一种思想和人类的精神面貌，而品质又是一种方法，是人对人的一种心灵的对视。不能想象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这其间包括从人伦、风俗、规项、信仰等等诸多方面去实践人类的这种活动。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拥有诸多的“土匪”朋友，“乞丐”朋友和种种行帮的朋友，他们是我的采访对象，又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已远离人世，生命已随着时间永远的消失了，可是他们和我曾经面对面讲述的故事，今天被我真实具体地录述下来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吧。

感谢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这些资料是否会社会、生活、历史和具体的每一个人有用，还是让人们自己去体味吧。



1999年9月于长春

目 录

一、马与马帮·····	1
二、马帮的种类和分布·····	6
(一) 西南马帮·····	6
(二) 西北马帮·····	11
(三) 东北马帮·····	17
三、马帮的组织机构·····	23
(一) 帮头·····	23
(二) 大套头·····	24
(三) 二套头·····	25
(四) 三套头·····	27
(五) 连子·····	27
(六) 游套·····	28
(七) 帮子·····	28
四、马帮的主要活动·····	30
(一) 马帮商队·····	30
(二) 马帮与坐商·····	35
(三) 马帮选趟子·····	41
(四) 马帮偷马·····	43
(五) 裹马·····	45
(六) 马帮与镖行·····	45
(七) 马帮与医师·····	52

(八) 马帮骗马	56
(九) 马帮刮马	59
(十) 马帮训马	64
(十一) 马帮骗马	68
五、马帮的本领	71
(一) 识马	71
(二) 相马	75
(三) 护理马	85
(四) 使用马	89
(五) 管理群马	94
(六) 自救	97
(七) 训狗	98
(八) 对付马炸群	99
(九) 遇土匪	99
(十) 遇帮派	101
(十一) 过无人区	102
六、东北马市	105
(一) 做贼遇上打杠子的了	108
(二) 无鬼庙	109
(三) 九头鸟买马	113
(四) 秃小子相马	116
(五) 家狗认钱	120
(六) 马市丢钱案	122
(七) 林四爷卖军草	125
(八) 牲畜市交易趣谈	127
七、马帮行祖师	141
(一) 马王爷是谁	141
(二) 牛行的祖师	144
(三) 民间的另一位马神	145

八、马帮的信奉和规俗·····	148
九、马帮和女人·····	157
(一) 不进窑子·····	157
(二) 不进寡妇门·····	158
(三) 自带女人·····	159
(四) 途中不结婚·····	160
十、行话隐语·····	161
十一、马帮歌谣·····	166
(一) 选马歌·····	166
(二) 马帮谣·····	169
(三) 马头琴的来历·····	171
十二、马帮中的英雄——张作霖·····	194
(一) 赛驴夺魁·····	194
(二) 老马夫·····	196
十三、马帮奇遇·····	198
十四、马的故事和传说·····	215
(一) 大青马的传说·····	215
(二) 义马碑·····	220
(三) 黑马教包·····	222
(四) 五马街·····	224
(五) 给马抽大烟·····	226
(六) 神马·····	229
(七) 快马杨三·····	231
(八) 马蹄泉·····	235
(九) 白马楼·····	236

一、马与马帮

秋风起了，草原上刮起黄色香风。

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远方，突地卷起一片乌云，黑压压的，铺天盖地般从远方卷来……

沉闷的雷声贴着天和地平线，渐渐而来，伴着乌云越卷越近。原来，那不是乌云，而是成千上万的马匹，被马帮驱赶着在荒原上奔驰。

这是北方的“垛子”帮（马帮）春天已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换下的马匹，一夏天喂养在固定的牧人牧场里，单等秋季一到，雨季一过，冬雪没落的日子，他们前来驱赶……

花儿和老草在马蹄的践踏下纷纷变成碎末，又被搀和在尘土中，被奔跑的马蹄扬上天空，于是，秋空朦朦胧胧的，空气的凉风中，弥漫着花香、草香、马尿、蹄臊和马帮人身上的泥汗所综合出的味道，在秋日的空中飘荡。

马儿仿佛知道草原养大了它们，这一去说不定再也无有回归草原的日子了，于是它们一个个奔跑着，打着响鼻，或一两声长嘶，给苍茫的蒙古草原带来一片苍凉。

牧羊狗儿追着垛子的马，拼命狂吠。

一两只苍鹰，被奔腾的骏马惊起，刺向天空，又压下云头，低低地在草原上飞翔盘旋……

马帮在中国历史上有久远的历史，这是因为马记载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历程。据丛佩远和杨畅著的《中国东北史》记载，畜牧业是北方民族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产业，在蒙古族中“马比一切更受重视，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财富，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马又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战争与围猎，并赖以供给马乳，蒙古人吃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见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译本）与靠近蒙古草原的辽阳行省一样，人在“孩时便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妇女甚至“在野地生子才毕”，把婴儿“用羊皮包裹”好后，产妇即“挟之马上而行。”（见《黑鞑事略笺证》）于是马成了北方民族茫茫草原上的灵魂。

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始设群牧所，掌握官牧之马，“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越唃廝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凡二十四处。”（见《元史》第100卷，“兵志”作“一十四处”，此据《元文类》卷41作“二十四处”。）官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由哈刺赤牧放之，并置千户、百户等官，父子相承任事。

据大德十一年（1307年）统计，太仆寺所掌全国马匹共21.3万匹，这些官马牧放区已覆盖全国，如金州东，鄂嫩河流域，西拉木伦河下游以北地区，老哈河流域等。

而官马之外，还有民马。这民马中包括王公贵族及普通牧民之马。

从前，民间养马业迅速发展。对于私人养马，元朝政府有抽分、和买、刮马等等几种制度，来管理和推动

牧马业的发展。

所谓抽分，就是按私人养马的匹数设课税，一般是每养 30~100 匹马，由官家抽取一匹，表示已经完税了；

所谓和买，是由元朝政府定价向民间强行征买，主要是用于战争时的大批用马，包括驿路、驿站用马，然后挑选像样的马帮，赶马到位。

当年（指中统元年，即 1259 年），一锭按市价课银可买换五匹马，并也可根据情况临时斟酌，但凡有乘马之家的五匹存留一匹，凡有职事官吏亦许存留一匹。就在这一年，全国在九个路和买马共 1 万匹（见《新元史》卷 100，“兵志·马政”。）

所谓刮马，指国家处于战争状况，和买已来不及，于是，大量向民间征马。刮马大小比例不一。如元二十三年（1286 年）定：闲居富户三分取二，汉人之马尽数刮取，“马价续当给降”。

为了战争的需要，元朝政府经常在民间刮马，忽必烈时代至少就刮了五次，如至元十一年（1274 年）在全国刮马 5 万匹，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全国刮马 10.2 万匹……

官兵刮马，手持刮马响铃，骑马奔驰，边摇马铃边喊叫“刮马啦——！刮马啦——！”

声音和着秋风，昼夜在草原上飘荡。

声音过后，各家马匹尽数被放出，随“马流”一齐奔向远方。

刮后专有人员“查刮”，如有不放出者，一律看斩。这是重要的刑证。而刮出的无数马匹赶至固定的草场，由“烙马官”在马左股上烙印，称为“大印子”马，然后编队，再由马帮们驱赶，送至前方。

这时，无数马帮的“帮头”等在牧场的周围，等待“领数”出发。这类马帮主要是由官府组织，为战事而领马送马的。而民间最大的马帮就是经商马帮，又称为“商队”。

商队马帮，又称为“行商”，这是我国各民族地区一种最早最原始的通商方式，也是主要的商品流通方式。

所谓行商，又称为“拨子”，蒙古人一概称为“马帮货郎子”，也有记载为“旅商”或“边商”的。而这种“拨子”又有“官拨”和“民拨”两种。

所谓官拨子，往往是大马帮商队，他们手持“理藩院票”，是得到清政府允许的，往往二十人为一帮；所谓民拨子，往往是小马帮商队，他们往往三五人为一队，民间称“小拨子”。到清后期，河北、山东的流民拥入私垦地之后，未经允许的小拨子逐渐多起来，于是许多马帮昼夜不停地奔走在各处，这就是从前的历史形态。

马帮形式遍布全国。

从前，北方的马帮，平原地区称为“大拨子”“小拨子”，山区则称为“垛子”，也叫“垛子帮”，这主要是山里走山过江，马背上不断地卸放，所以“垛”是一种表面明显的象征。

而西北地区则称马帮为“驮帮”。驮，指牲口、马或骆驼而言，所以称为“驮子”“驮帮”或“驮队”这里区别了北方的马帮。

中原地区称马帮为“车队”或“商队”或“马驮子”，也是同类的组织；

在西南，如云贵、川府之地，一概称为“马帮”，因这儿山高林密，出门行走全是在山崖栈道上行走，全

靠马来驮运，所以这儿的行商、坐商，全靠“马帮”将商品驮出驮进，马帮名词在这些地区是普遍称用的。

二、马帮的种类和分布

马帮，故名思义，就是以马来为主要交通工具运送货物的集团，他们自结成帮伙，集体行走，闯荡江湖，从而谋生。

马帮的种类可分为西南马帮、西北马帮和东北马帮，其分布也十分广泛，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区。

（一）西南马帮

西南马帮，主要指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山区的马驮集团。这些地区，山高路险，进出无路，自远古以来就靠马帮来来往往运送货物，原始时期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就有自己的马帮，开始是自家自族的人组成，后来多家联合组成。

过山崖

在云贵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苍鹰能盘上去的山顶，马帮也能走上去。

在四川的民间也流传着这样的俗谣：

山羊能上，绵羊能上，马帮子也能上。

这些歌谣，记载了马帮在西南地区生存和形成的久远的岁月。

四川的凉山彝族有一句精粹的谚语说：

阿火瓦施的悬岩——顶上有一伙马帮。

阿火瓦施，译为汉文意为狮子，这是说高高的狮子山上，在那悬崖绝壁如刀切斧削的山顶，竟然走着一队队的马帮。

马帮往往是他们的亲人，是他们日夜思念和依赖的伙伴，他们的一切，都寄托在马帮的马背上。

在川北的小凉山，这儿的山里散落着无数的彝家村寨，他们世代全靠马帮的来来往往，给他们以生活的希望，是马帮给他们带来快乐与幸福。

这儿从前住着一个叫司徒波尔的人，司徒波尔的祖父是小凉山腹地哈曲克斯家的一个奴隶娃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马帮手，母亲则是一个美丽的奴隶。

有一年，当母亲背水时，一抬头，只见阿火瓦施岩上走来了一队马帮，为首的“帮头”是当地著名的“歌郎”。他唱道：

这里有一道道高耸入云的山梁，
这里有支呷阿龙的子孙，
这是一个身穿百褶裙的阿咪子（姑娘），
俊俏的人儿占据了达石（小伙子）的心……

于是，美丽的母亲决定跟马帮里的汉子走。

在我国西南，马帮行走的“路”，往往砍在悬崖上，那就是从前的“栈道”。

窄窄的栈道，就是马单身走，也要贴着石崖，更何